



## 中国的“法轮功路”和加国的“法轮功道”

明慧网上有这样一篇题为“这条路就叫法轮功路!”的报道,说的是在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村子里,唯一的一条出村路年久失修,路面被过往的车辆碾成了大坑,晴天行走非常困难,若逢雨天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水泥路”,深处泥浆过膝。几个法轮功学员一商量,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不长时间一条平整的道路展现在人们眼前。

村民们感慨地说:共产党就是不如炼法轮功的,几年来路都不能走了无人过问,看看还是人家炼法轮功的啥也不图把路修好了,往后谁再迫害炼法轮功的我们可不答应。有的村民干脆说:往后这条路就叫“法轮功路”!一句话表达了乡亲们最纯朴的赞许。



■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迫害已持续九年



■ 温哥华市议会上提出命名“法轮功道”的格瑞·麦凯纳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明慧网也有一篇报道,标题是:温哥华民众提议命名“法轮功道”。是说今年十月五日,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市议会,其中一个议程就是推广绿色环保开发计划,计划在市中心的号佰街上划出自行车道,鼓励民众使用自行车、步行或公交。温哥华一家公司的老板格瑞·麦凯纳先生在议会上提议,把这个自行车道命名为“法轮功道”。他说,这样做既推动了环保,也宣扬了自由、尊重信仰的价值观,给了这个自行车道更正面的意义。

麦凯纳先生说,人人应该彼此善待对方,尊重对方,自由民主是我们共同的理念,我们应该尊重信仰自由,是不是?迫害人权、信仰的,对别人施以酷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不是?所以,“我建议自行车道命名为‘法轮功道’,表明我们对人权的支持。”他的提议得到了赞同,自行车协会成员对他说:你的提议太好了,既体现了环保,又支持了人权。

格瑞·麦凯纳是个外国人,本人并没修炼法轮功,他为什么这样提议呢?原来他对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反迫害印象很深,他敬佩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非常认同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他说:“我们都不会是完美的,然而做一个好人的主意是一种完美的追求,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做到的,是值得留在心灵深处的。”他是把对做好人的期望完全寄托在了法轮功修炼的理念上了。这就是一个外国人对法轮功的认同。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十多年了,而且还在进行中。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了解法轮功的人们都由衷地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表示认同。这说明什么?美好是不分国界的,“真善忍”经过法轮功修炼者的努力,已经成为普世的价值而呈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世人对“真善忍”的认同就是对迫害的否定,就是对法轮大法的赞颂! (文/云外) ◇



## “真善忍国际画展”受褒奖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到十一月十九日,“真善忍国际画展”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那洛巴大学(Naropa)展出。博尔德市市长苏珊·奥兹本颁发褒奖,并宣布十一月为“真善忍画展月”。褒奖译文如下:

鉴于,世界闻名的真善忍画展将在博尔德市那洛巴大学的纳兰达校园画廊展出,

鉴于,该画展包括超过12位艺术家的作品,

鉴于,这些写实油画画作,或“新的文艺复兴”,是由于她们的叙事能力,声望和最重要的,简单纯净,

鉴于,该画展包括四个主题:和谐、逆境、勇气及公正,

鉴于,画展的画作描绘法轮功——一个中国传统自我提升的功法的故事,

鉴于,该画展的核心是法轮功代表的普世价值——真、善、忍,

鉴于,该画展主办单位中国神传文化协会(CDCA)的宗旨是“在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操守及艺术方面”教育大众

兹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市长,苏珊·奥兹本褒奖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为“真善忍画展月”

Susan M. Osborne, Mayor

市长苏珊·M·奥兹本签字◇

# 人权律师澳洲揭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明慧记者澳洲布里斯本报道）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加拿大国家勋章得主大卫·麦塔斯先生于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应邀出席在澳洲昆士兰举办的



“非法杀人盗卖活体器官”讲座（图），吸引了当地各界人士和多家媒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再次引起澳洲民众的关注。

## 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确为真实

麦塔斯先生说，“当我和乔高开始调查时，我们并没有任何先见，我们只是想知道这项指控是否存在，当时我个人是希望指控是不存在的，因为比较合乎人性，而不希望听到人类的器官被窃取并贩卖，但经过调查所有的证据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指控确为真实，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确实遭到活摘后贩卖。”

自活摘器官调查报告公诸于世后，中共便开始消灭证据，否认指控，甚至多次采取行动干扰、阻止麦塔斯和乔高的演讲。麦塔斯这次的澳洲之行也不例外。就在麦塔斯抵达布里斯本前夕，讲座的主办单位昆士兰《大纪元时报》的办公室玻璃，突遭华人面孔的不明人士用气枪攻击。麦塔斯表示，他们遇到过干扰，甚至死亡威胁，但这些举动并不会使他退缩。

## 华人：迫害真相应该被听到

来自布里斯本华人社区的柯先生是第二次参加麦塔斯的讲座，他说：“做这种事情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毅力不断的继续做下去，只有这样才会让大家了解。”对于中共攻击主办单位一事，他认为：“我觉得在民主的澳洲社会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因为各种声音各种真相都应该被听到的，所以这种应该算是很野蛮、流氓的行为，希望警方会找出肇事者。”◇

## 五百元钱的故事

【明慧网】八月下旬，正值农忙，秀秀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下地干活儿。一天早晨她走在街里，朦胧中看到地上有一张象钱一样的纸，弯腰拾起一看，还真是百元大钞，而且是五张，五百元。秀秀想，这么早，这钱应该是本村人丢的，发现了一定会很着急，自己先不张扬，免得有人浑水摸鱼。可等了三天过去了，一直没听谁说丢了钱。秀秀心里有点急，嘀咕着：难道我判断错了？是外村人丢的吗？她和丈夫说这事，丈夫也没听说谁家丢了钱，说：“看看把你急的，咱们多留意一下，听到谁丢了，咱送给他不就行了。”

两天后，秀秀在村边地里干活儿，听到同村妇女玉萍和秀秀丈夫说话：“这一阵子我家时运真背，什么都不顺，前几天刚刚丢了五百块钱。这不，该给你的钱也没有了。”（秀秀的丈夫给玉萍家送饲料）秀秀听到这儿，放下手中的活儿，赶紧跑过去问：“你家丢了多少钱？”玉萍说：“五百。”秀秀问

【明慧网】我是山东省威海市人，2008年4月，我在塑料厂做工时不小心中了硫酸蒸汽的毒，不长时间两只眼睛变得像大熊猫一样，鼻子嘴巴周围通红的，成了一张“鬼脸”。为了治好这张“鬼脸”，我跑遍了附近的医院，中药西药全试过了，结果钱花了不少，病却没好，这让我以后如何见人哪！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天上下来一个大吊车，上面有一些人，我问：“你们去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上天堂。”我说：“我也去，你们领着我。”我就边往上走边对后面的人说：“俺要到天堂去落户，再也不回来了！”白天和同事说起这个梦，我问：“什么人上天堂？”有个同事说：“学法轮功的人上天堂。”

三、四天后我遇见一个法轮功学员，我问：“我皮肤中毒了，我想跟你学功，能不能好？”她说：“试试吧，大法是修心，心性多高功多高。”我想，我这个人脾气很不好，很暴躁，人家炼法轮功的人脾气多好，我得跟他们学学，改改我的脾气，修修我的心性，于是我开始学法轮功。

我学功的第四天，炼静功时吐出了一堆脏东西，后来又吐了三、四回，再后来胃里又往外排气，不久，折磨我多年的老胃病全好了。

每次炼功时就觉得脸上有东西在跑，过了几天我那张“鬼脸”竟全好了。不但如此，腿上的风湿性关节炎也好了，卵巢上10多年的水瘤也好了，恶心的鼻窦炎也好了。过去只是听说过法轮功如何好，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的神奇！

如今的我“鬼脸”变成了人脸，不仅仅得到了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从法轮大法中明白了许多道理，看到了以前自己的不足，并努力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正自己。法轮大法太美好了。我是因祸得福啊！我多么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够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善待法轮大法，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啊！◇

明情况后开玩笑地说：“你请我吃顿饭，我给你五百块钱。”玉萍睁大眼睛好奇地说：“你这人真逗，我请你吃饭，你就能给我五百块钱？那行，我就请你吃顿儿饭。”然后，秀秀就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末了告诉她说：“我今天是学了法轮功，按我师父的教导才给你的。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也不会这样做。”玉萍感慨地说：“是啊，我以为这钱丢了也就算了，怨自己时运背。现在这个世道，人们紧往自己兜里扒拉还来不及哩，再说那钱上也没有写我名字，谁拾了也不会给我的，所以我也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丢钱的事。今天看到你丈夫，也是实在还不了他钱，才随口这么一说，真想不到碰到你们这么好的人了，你们法轮功就是好。”◇

# 人事科科长自述遭延吉恶警酷刑折磨经过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我叫朴贵峰，朝鲜族，家住延吉市，今年五十一岁，原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零五队劳资、人事科科长。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日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延吉法轮大法传授班，从而开始修炼大法。中共迫害发生后，我曾因两次进京上访而遭到非法拘留、劳教等迫害。二零零四年我曾被恶警酷刑逼供。现将延吉恶警对我的迫害曝光。

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下午我正在单位开会，以朝阳派出所恶警陈润龙为首的六、七名警察到单位找我，借口说要找我核实情况，把我诱骗到朝阳派出所。

到朝阳派出所后，他们竟然以“有人举报我”为名，想让我说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违法之处，便什么也没说。恶警们便向“上级”延吉市国保大队做了汇报。

他们还到我家进行非法抄家，见翻的一片狼藉也没有搜出来什么，恶警们不甘心便又到我单位的办公室非法搜查，抄出了一些真相资料。陈润龙见抄出一些真相资料，立即打电话向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肖彬邀功。恶人肖彬闻讯来到朝阳派出所，见肖彬进来，我问他：“是不是你叫他们抓我的？”他看看我没吱声就出去了。

恶人们见从我这儿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口供”，当天晚上便对我施以酷刑。恶警把我固定在铁制的老虎凳上，每班两人轮流审讯，一宿没让我合眼。

见我不妥协，第二天上午在延吉市国保大队的恶警宋立海、石德志的亲自督阵、指挥下，朝阳派出所恶警陈润龙等几个“打手”轮番上阵对我大打出手、刑讯逼供。

恶警宋立海先问我“真相光盘、大法小册子是哪儿来的，谁给你的，都和谁接触？”见我不说，石德志、陈润龙等恶警便把我绑在老虎凳（铁椅子）上；在我面前还放了一把椅子，然后将我的两腿架在前边椅子靠背的横层上用绳子捆住；再用一根铁棍横插在小腹前，将身体和铁椅子固定住；又将我的两手反绑在我坐的铁椅子靠背的横层上，把我整个身体固定成了一个 V 字形。然后用一块块木板插在反绑的胳膊和铁椅子横层中间，加大 V 字形的弯度来增强我的痛苦。边上刑，恶警宋立海边问话，见我不说，石德志还不时地用手使劲摁我的脑袋，同时陈润龙和一个三十多岁较胖的恶警还用打火机的底部硬处在我的两肋上用力上下搓，我被迫害得浑身发抖，两肋被他们搓起了拳头大小的淤血的紫包。我抗议他们迫害时，石德志嚣张地说“我就迫害你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当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却不敢告诉我。恶警们用此种酷刑对我迫害了一上午。

中午有几个人走进来，其中有一人用矿泉水瓶子照我脑袋猛砸两下，我抬头看是朝阳派出所恶警所长刘新文。他恶狠狠地说：“姓朴的，你给我放老实点，你必须老实交代。”说完他们便扔下还在老虎凳上遭受酷刑迫害的我，出去吃午饭了。

下午恶警们在上午酷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黑塑料袋反复套头让人窒息的酷刑。他们用黑塑料袋套在我的头上系上扣，直到我快窒息的时候他们才解开，然后再套上、再解开，如此反复迫害，我的心被迫害得像要爆炸一样难受。恶警陈润龙还往我后脖梗子里灌凉水（东北的四月还是很冷的）。看这一招也不好使，陈润龙和一个二十多岁瘦瘦的恶警又变招，两人轮班儿用一截自行车外带猛抽我的两只脚的心、脚趾头。见我被他们迫害得身体痉挛、颤抖不



老虎凳：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之一

止，石德志还使劲按着我的身体不让我动。看我还妥协，恶警们就改用六十厘米长，四厘米宽的竹板继续抽打脚趾头，两脚底和脚趾头当时就被打的成了黑紫色，神经被打得一蹦一蹦地痛。一番迫害后，累得他们直喘气，还邪恶的叫嚣：“你不开口我们绝不会放过你，让你说话的方法还有很多，我们能让杀人犯都能开口，不信你能挺得住。”

经过一天一宿的残酷迫害后，我于第二天晚上被送到延吉市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看我被迫害得很严重，拒收。送我来的警察为了能将我送进看守所，便将我拉往延吉市医院找医生开假诊断。到了市医院，警察把医生拉进里屋嘀咕了好一阵子后，医生就开了一个假诊断，然后他们便把我送入了延吉市看守所。两个月以后我被挟持到九台劳教所遭受了一年四个月的身心迫害。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六日，在延边州政法委书记高杰等恶人的授意指挥下，延吉市六一零、延吉市国保大队、朝阳派出所、建工派出所、北山派出所等出动众多警察、街道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共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九个多月来，延吉市国保大队、朝阳派出所、公园派出所等恶警以莫须有的“罪名”多次到我年迈的父母家、前妻家等处进行骚扰，用威逼等流氓手段恐吓我的家人，扬言要抓捕我。州市两级政府、六一零、国保大队还到我单位，强迫停发了我的工资，妄图达到对我经济和身体上的双重迫害。由于恶人的骚扰对我父母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整日提心吊胆；给前妻和女儿在工作、生活、精神上也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多年来，由于我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邪恶的中共残酷的迫害。可是像我这样的冤案在中国大地上却不是仅有，还有更多的、更严重的迫害还在阴暗不可见光处发生着。因中共极力掩盖，而不为世人所知。希望海内外所有的正义之士伸出援手，尽早结束这场惨无人寰的迫害！





## 福降远见人

【明慧网】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精通易术，文王得知后亲自坐车至渭水河恭请姜子牙。姜子牙问文王说，你是诚心请我吗？文王回答，当然是诚心。姜子牙说，那我坐上车你拉我进京如何？文王答应，拉起姜子牙向京城进发。途中，文王两次停车说拉不动了，姜子牙两次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到第三次文王停住说，我实在拉不动了。姜子牙从车上下来，一边参拜文王，一边说臣冒犯万岁的尊严了，但这其中有玄机，你拉我共是八百单八步，那么你大周的江山是八百单八年。文王听了赶忙站起来说，爱卿请上车，我再拉几百步也能行。姜子牙摇摇头，破迷就不灵验了。文王又问道，八百年后是如何失去江山的？姜子牙说，因为那时你的子孙不愿坐江山了，就失去了周朝最后一个帝王，他们说坐着太累了，即使升朝时，也倒在床上料理朝政，即曰：懒王。

修炼界中，觉者们经常告诫世人：人在迷中。如今摆在世人面前最大的迷，是在法轮功“真善忍”与作恶多端的中共之间选择，就是善与恶、生与死的抉择。最简单地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邪恶，承认“真善忍”好，就有美好的未来。

有的人为眼前的利益说：“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好，中共腐败不是东西，但等到天灭中共时，我们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再修炼法轮功，不就行了吗？”可是静下来好好想想，到那时还能有机会吗？真相大显时，恐怕就都晚了。所以，千万不能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文/古光）◇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平塘县掌布乡桃坡村掌布河谷发现了“藏字石”，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图为“藏字石”景区门票正面。



【明慧网】北宋熙宁七年，嘉兴僧人道亲，担任秀州副僧正。他有一天游历温州雁荡山，从大龙湫回来，想到瑞鹿院去。

途中，道亲看见一个穿布衣的人走在涧边，踩着树叶走过，树叶却纹丝不动，身体轻盈的象飞起来一样。道亲心里怀疑他是异人，就离开山路，下到涧边作揖行礼。布衣异人于是与道亲一起坐在石头上攀谈。道亲询问他的氏族、乡里、年纪，布衣异人都不回答，只见他须发皓白，面色却如少年。异人对道亲说：“如今宋朝传到第六个皇帝了。九年之后，皇帝会得大病。你可以拿我的药去献给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了有大罪，你要好好保管。”异人于是从药囊里探出一颗药丸，有指头尖那么大，紫色，重如金锡。异人交给道亲说：“此药名龙寿丹。”

异人离去之际，又对道亲说：“明年将有天疫，吴越一带疫情尤其严重，你的名字已在死籍。你只要吃了我的药，再勉力修善，就可免去此难。”异人伸手探入药囊中，取出一片柏叶给道亲，道亲非常虔诚，当即服下。异人说：“你一定免遭劫难！好好保管我的龙寿丹，到癸亥年，自己去皇宫献给天子。”说罢就离开了。

第二年南方大疫，两浙一带无论贫富贵贱全得了病。昔日人人竞逐的功名利禄在凶猛的病魔面前毫无用处，居民十死五六，道亲却安然无恙。到了元丰六年夏天，道亲梦见异人催促他：“时间到了，为什么不赶快去皇宫献药？”在梦里道亲被雷电驱逐，没命地奔走，直到猛然吓醒，才发觉是一个梦。道亲赶紧到秀州衙门，详细述说原委，请假进京，赶到尚书省献上仙药。宰相亲自讯问他，不相信道亲的话，反以为他是个疯子，不接受他献药。第二天宰相将此事禀报给宋神宗，宋神宗急忙派人追寻，交付内侍省讯问，道亲还是说遇上了异人。

几天后，宋神宗果然病倒了，但宋神宗自觉龙体贵重，不敢轻易尝试来历不明的药。宋神宗于是派御药院梁从政持着御香，带上御赐的钱钞，同道亲一起乘驿站快马去雁荡山进香，求访神仙异人。他们没有找到，就在初次遇到的地方焚香礼拜而还。宋神宗随即康复。宋神宗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敢服仙药，反过来对大臣说：“这只是预示我有病该服药罢了。”似乎还是认为自己的病是吃凡药吃好的。

沈括后来听说龙寿丹还存在彰善阁当摆设，当时宋神宗根本就沒吃。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四十多岁。

宋神宗也许想眼见为实，亲眼目睹神仙存在才听神仙的话。殊不知人一出生就陷入了肉眼凡胎的迷中，神就看人在迷中对神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坚信。人只有按神说的做，才能真正消灾解难。如果人把神的使者当作疯子；或者嘴上说信神，一到神真要帮人消灾解难的时候就不干了，认为神要毒死自己，不愿按神说的做，只求暂时抑制抑制，那神也无能为力。神固然能帮人一再推迟劫难，但人只有真正听神的话，才能彻底免于劫难。（据《梦溪笔谈》）◇

## 宋神宗与龙寿丹



## 贺圣朝·惜真相

作者：华诗

手持真相留君步，问缘归何处。  
谎言欺世暮云愁，莫匆匆歧路。  
今朝凄雨，明朝迷雾。叹霜花难护。  
西风雁字远忧长，愿人人安渡。